

淡霞和落葉



(1)

葉落和霞

淡霞

小說

觀

小

(2)

愛的悲哀

藤蘿花架底下，掛着一個亮銀的鸚鵡架，在玫瑰的香風裏，那鸚鵡靜悄悄的棲着；一切都靜了，只有月光從藤蘿架上漏在地上，把水洗的磚地上，映了一層美麗的花影，那亮銀的鸚鵡架，受了日光，閃也閃的燦着。

『鸚哥！』紫的藤蘿突然叫着說；『你真是個幸福者。你的主人那樣的仁慈；臉兒和那月亮一般的皎潔，婉美的嘴賽紅玉似的潤淨。有時吾看見她來了，吾總以爲是和愛之神降臨。並且她永不把金鎖和金鏈從你的頸下繫到銀架上，她任着

你隨便的飛翔，讓你在早晨吸那玫瑰花上的露珠，在晚上睡在吾的懷裏。看呵！她把你的眼睛養的賽鑽石般的亮，星兒不及那般燦爛，你的羽賽翡翠似的綠，爪兒賽海裏的小珊瑚，世上的衆生和你的伴侶，那一個不羨慕你呢？那一個不希望他自身是你呢？』

鸚鵡聽了，眼淚從那鑽石的眼裏流出，淚光朦朧了真睛的光，只見一滴滴的淚珠，映着月亮，滲到磚地裏。長睡的大地不禁爲淚水驚醒，抱怨着對藤蘿說：『你睡的時候，爲什麼這樣的高興，抖擻你的肢體，把露水漏下，驚破了吾的甜

夢？」藤蘿默默的不答；鸚鵡依然一滴滴的落着水晶般的淚珠。

大地得不着回答，並且聽見鸚鵡的泣聲，很微弱很微弱的嗚咽着。不禁的用驚奇的眼光，對着月亮看！月亮却燦着銀光，和那亮銀架閃也閃的密談。

最後鸚鵡輟止了哭泣，哀哀的對藤蘿說：『藤呵！你看着吾像是快樂嗎？其實吾心中却裝滿了悲哀呢！她，吾的主人，用大量的愛壓迫着我，用愛鑿破了吾渾噩的腦府使之變成玲瓏的知覺體，用愛啓迪了吾的情感，——感激他的思念，

——使之輔助吾的思想的進步，每當吾和伴侶們在綠的樹林裏唱着歌的時候，吾便想起主人來，快快離別了伴侶們，索索的飛回；每當摩翼蒼空，打算遠飛的時候，吾便想起主人來了，忽然的落下，回到你的懷抱裏；主人用大量的愛，阻止了吾遠大的志氣，養慣了吾依懶的惰性；主人用愛碎了吾的自由，吾爲着愛的反應，情願毀了吾自己的自由。吾沒有這麼大的決心呵！忍的背了吾那可愛的主人，主人大量的愛，也就是吾極重的悲哀了！吾成天爲着這個流淚，但是吾儘吾的眼淚教牠在地上流成了小溪！』

這時，藤蘿寂了，搖着牠那綠的小葉，盪着牠那紫的小花，在月光之下，只是不語了；月亮依然和那亮銀架閃也閃密談。

鸚鵡悲哀極了，不禁用人言喊着說，『主人呵！請你不要愛我吧！請你忘記我吧！請你憐惜你那小的伴侶吧！』這樣的單調的呼聲，驚動了牠的主人。

牠的主人爲着這悲哀的呼聲驚醒了，在黑暗中燭影微微搖着，白色的窗紗隔絕了外面的景況；只聽見很哀苦的外面喊着說：『請你憐惜你那小的伴侶吧！』那主人便立刻知道是她

那鸚鵡了，穿着寢衣匆匆的走出，用手拊着牠的脊背，很和靄的說：『小物件！你爲什麼這樣哀呢？』

鸚鵡睜開牠那惺忪的小眼，看見牠主人穿着白色的寢衣，站在月光裏頭髮很好看的蓬亂着。臉上帶着很勉強爲微笑，鸚鵡的小心更重了。爲悲哀而重！因爲牠更愛牠的主人。

小物件！說罷，你爲什麼悲哀呢？『主人很懇切的問：』

鸚鵡咽一咽喉嚥，然後很遲的說道：『主人呵！你用大量的愛壓碎了吾的自由，吾也爲着愛不能擺脫開你的愛的範圍；但是吾愛自由，然而在你的範圍裏，在你的支配中，吾完

全不能自由，所以吾請你從吾的小心裏，把你給了我的拿了去；更盼望你不要越分愛這禽的動物，請你可憐你那小的伴侶，請你忘記了，請你不要愛牠吧！』

主人聽了很煩悶的說：『你愛自由，吾並沒阻止你，任是海之涯，水之滸，天的盡頭，地的極端，全隨着你的意思飛翔，樹林裏，吾沒有設下網捕你，任着你和你的朋友唱和。這裏，這亮銀架上，不過是當你疲倦了的時候，你到這裏瞌睡，你的翅膀，吾沒有用金剪剪下，你的身體，吾沒有用金鏈鎖往，爲着什麼你不要吾愛你呢？唉！小物件，不要這樣

吧！』

這時一陣小風揚來，主人不禁顫了一下；藤蘿也隨之嘈雜的嘆息起來。亮銀架上映的月光，動的愈發快了，賽銀蛇般屈伸。鸚鵡縮了縮頭，從新說道：『主人呵！你不要再用泰山般重的愛來壓我，長江般流的情來灌我，請你忘記了我，請你不要愛我吧！』

主人把蛾眉縐了兩縐，然後脆脆的『好罷！小物件，你飛去，飛到你的自由之鄉，但吾決不能忘你，更不能不愛你，小物件，你去罷，向自由的路去：』

慈心的小鸚鵡難了！因牠不能決定是去是留。

這時那主人坐在地上，臉埋在兩手裏，嚶嚶的似乎哭了！

月光照在她身上，小風拂着她，（好容易）亂髮。

愛灌注在鸚鵡的心裏，鸚鵡的心幾乎漲破，但是牠益發不肯飛去；在這大氣的靜裏，他們全都靜了，只見月光和亮銀架閃也閃的密談。

大地在這靜默中，狡猾的說道：『鸚鵡呵！你這小量的鸚鵡呵！這一些愛也担不起，你還藏到吾的身裏吧！你看多少生前悲哀和快樂的人，只要到吾的身裏，那就滿都消滅。小

量的鸚鵡呵！你還是到吾的身裏消滅你那愛的悲哀！吧』

鸚鵡這時只是不語，愛在心裏一點一點的漲，悲哀也一點一點的漲，終於把心房撐裂，這慈心的鸚鵡遂落在地上了！

牠主人的頭還是埋在手裏，月光仍然閃也閃的和亮銀架密談。

這藤蘿架下，便又寂了，恢復了從前的美靜之夜！

二，三，一九二二。

夜雨

只是因爲他的惰性，所以他屋裏的一切便都不甚修飾，塵

埃蒙蔽的太不堪了，就是他自己看着也委實不像，於是他便把一切的窗全堵上，只留出一方玻璃放進些朦朧的光；借着這光線的薄暗，好遮蓋了光裏的暴露的塵埃的醜態。

愚的蜘蛛，在他這屋裏，——永無生物的屋裏。縱縱橫橫的結起密的網來，有時蜘蛛在從屋梁上垂下一條絲來做他的基本絲的時候，常常的落到他的頭上。他爲蜘蛛惹的厭煩了，便從頭髮裏摘下，扔在地上用腳踏死；蜘蛛這樣死的很多很多。但在他却不以爲奇，雖有時也想過這蜘蛛何其多呢？然而略微的這一樣想以後便無結果的丟開了，所以絕不會從

此聯想到他屋子的骯髒。

這夜是下雨了，小小的天井裏只聽得簷漏滴在鐵簸箕上，叮叮的單調的悶的聲音。他對着殘燈，默默的不語，思潮狂浪似的擊着腦壁，久已冷靜了的心，也覺着不自然起來；懨懨的走到窗前，捲起窗簾，看着那漆黑的天井。有時在電光一抽之際，他看見那雨，絲絲的斜着小脚向着對面的青牆上踴去。但他仍然意義的站着，似乎等着電光再抽。

他這樣站的久了，意境由無聊漸漸達到麻木了；他在突一清醒的時候，自己也覺得奇怪，便又復離開窗前，慢慢的歸

到坐位上。心別別的跳，血，——久已死靜了的血。一陣陣的向臉上衝來；但這樣不久，當他腦筋再一清醒的時候，他吹着唇，鳴的一聲站起來了，滿了熱血的臉，立刻變成多棱而灰瘦的了。烏黑的眼珠，燃着堅毅的火，熠熠的四射。

但是他盡失常態了；在第二次坐下時，熱血又一陣陣的從臉上刷過，思潮也亂絲般糾纏起來；他實在不能戰勝，雖然他自許是堅毅冰冷的。所以終於帖伏的降與感情了。

他想：父親雖老是家長式的傲威，但終不見得對我厭惡呢

！……

『燈光映着蠟粉的白牆，風在外面吼着，爐火熊熊，可愛的一種乾紅的活動質。吾臥在被裏，靜靜的似乎要睡，但腦裏一部分似仍略微有些知覺，隱約間聽着緩的沙沙的脚步聲。吾爲着蛇般的聲音清醒，微微睜開眼皮向牆上看了看；吾從那鬚鬚，便知道是父親，吾便又閉死了眼不動。不久覺着父親輕輕的把吾的被角塞嚴密了，然後又輕輕的踱出，後來只聽着門砰然一響，以後便朦朧了。』

門砰然一響，在過敏的神經裏，又似乎聽了這聲音；他覺着傷心，深悔背了父母，逃匿到這生疎的地方。從前他覺着